

契丹太后萧燕燕传
长篇历史小说

燕云台

贰

蒋胜男 著

燕云台

蒋胜男 著

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云台. 贰 / 蒋胜男著. —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9 (2018.11重印)
ISBN 978-7-5339-4999-0

I. ①燕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2081号

燕云台. 贰
蒋胜男 著

责任编辑 王晶琳
产品经理 李 晴
封面插画 方佳翮
装帧设计 王 易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网 址 www.zjwycbs.cn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60mm×960mm 1/16
字 数 282千字
印 张 20.5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999-0
定 价 4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目录

第二十六章 / 血雨腥风 001

翟撒葛站在那儿，看着李胡闭眼喝下毒酒，看着毒酒腐蚀着他的五脏六腑，痛得他在地上翻滚惨叫，看着他就这么痛叫着凄惨地死去。

第二十七章 / 黄雀在后 015

乌骨里神情不变，淡淡地说：“那是自然，喜隐如今是他这一房的代表了，横帐三房的人，都有机会当皇帝。”

第二十八章 / 女里告密 028

女里没想到事件从谋逆性质一下子转到八卦性质，心中惴惴不安。穆宗的心思转得太快，不是他们这些人能猜得透的，实是天心莫测。

第二十九章 / 双王逼婚 041

而就在他犹豫之时，太平王登门了。太平王翟撒葛带来了新打的大雁，以作聘礼，求娶萧思温长女胡婪。

第三十章 / 姐妹失和 054

乌骨里虽有愧疚之心，但性子却也是不肯饶人的，被燕燕这一逼，起了逆反心，将燕燕的手一甩，叫道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杀了我吗？”

第三十一章 / 明宸动心 066

燕燕一扭头，却看到一个青年男子也一身猎装，身后如她一般，远远跟着数名从人。他看着她的表情，却有些又惊又喜的样子。

第三十二章 / 相府嫁女 081

翟撒葛看着胡辇的睡颜，在她的耳边低声说：“胡辇，你是个好女人，我虽然强娶了你，但必不会负你。我会一辈子守着你，护着你。”

第三十三章 / 喜隐受辱 094

甄后所生的儿子只没年轻气盛，对皇位亦有志在必得之心，这几日便频频上萧思温府去。他这一举动不打紧，却惹怒一人。

第三十四章 / 密会高勋 107

耶律贤却不说话，只腼腆地笑了笑，转头看向燕燕，神情中情意绵绵，在场的除了燕燕以外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第三十五章 / 醋海生波 121

李思万万没有想到，她这一生不顾淑仪说出的唯一一句话，居然就这样被正主撞了个正着，当下脸色通红，难堪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。

第三十六章 / 两情相悦 132

韩德让看着她的神情，他握住了她的双臂，双目直视她的眼睛，郑重地说：“我，韩德让，此生只爱燕燕，绝不相负。”

第三十七章 / 只没受刑 144

穆宗听到这句话，理智的神经顿时崩断，整个人的面容变得扭曲疯癫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……”

第三十八章 / 月夜赴约 157

燕燕忽然笑了：“其实我觉得你可能不会来，但是不管你来不来，我们已经约好了，我自然要等你。”

第三十九章 / 只没成婚 169

耶律贤心头杀机已经升起，没想到安只面上看着消停了，可是居然还有兴风作浪的心。想当只没的正妻，她真是好大的野心啊。

第四十章 / 山雨欲来 185

乌骨里冷笑一声：“他自己没有孩子，罽撒葛也没有，你认为以他的性子，会让喜隐或者明宸有孩子吗？”

第四十一章 / 步步为营 199

他俯向萧思温，低声道：“我听有人说，察割之乱，并没有结束。思温，这意思你懂吗？”

第四十二章 / 黑山惊变 213

女里一掀帘子，骇得膝盖一软，直接跪倒。他这一跪倒差点趴下来求饶时，却看到穆宗腹中插着小刀。

第四十三章 / 景宗继位 228

耶律贤看着那漆黑的棺木，一时间竟是神思恍惚，似乎看到了四岁那年他父亲耶律阮的尸体一样。

第四十四章 / 迟来一步 245

鞑撒葛急怒交加，不假思索，带着心腹去了城外的国阿鞑斡鲁朵，匆忙点了一拨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奔黑山。

第四十五章 / 婚讯惊变 260

纳妃这种事，无关紧要，又显出亲近来，正是他想接手的事情。只是一打开折子，就怔住了，上面赫然写着新贵妃的出身：“北府宰相萧思温第三女”。

第四十六章 / 为爱私奔 274

萧思温长叹一声：“胡鞑，燕燕必须入宫。只有她入宫，我们家才能完全掌控住大辽的命运，才算是真正的后族之长。”

第四十七章 / 苦命鸳鸯 288

耶律贤胸口一滞，竟是无话可说，他们本就是明正言顺的未婚夫妻，是他一道旨意，逼得双双出走，最后韩德让一身是血，重伤在卧。

第四十八章 / 耿耿长恨 305

她握着韩德让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微笑：“德让，我要嫁给你，当着长生天的面，蓝天为证，白云为证，我们就在这一刻，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，两心相许。”

血雨腥风

草原上，双骑飞奔，笑声飞扬。

燕燕放马疾驰，笑声中有说不出的欢快。

这一条路，便是她去幽州时的旧路。只是那时候，她孤身一人，怀着一腔自信想去抢回密函，没想到伏击没有成功还反被伏击，密函没抢到还受了伤，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打击和痛苦。

可是……她转头看了看与她并驾齐驱的韩德让，悄悄地笑了。

如今，密函的事情解决了，父亲的危机消除了，邪恶的女巫死了，甚至连边境的战争危局也解除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收获了韩德让。

燕燕越想越得意，不禁哼起了歌，直到韩德让冷不防道：“你现在得意了。”

燕燕忙收敛了笑容，可怜巴巴地看着韩德让。

韩德让话到嘴边，最终还是不忍责备，只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啊，别老是欺负人家。”

说的却是两人回京之时，李思在城门口送别韩德让，千叮咛万嘱咐，那依依不舍的样子实在叫燕燕气闷。虽然李思给她也备了礼物，同样温柔相待，但她就是不高兴。见李思一副羞怯的样子，犹豫半天终于下定决心去拉韩德让的手，燕燕抢先一步，大呼小叫地强拉着韩德让放马而去，就这样将李思留在了原地。

燕燕嘟起嘴，不悦地道：“谁欺负她了？是她每次都装出那种可怜巴巴的样子。”

韩德让摇头：“不许孩子气。李姑娘是汉家姑娘，自然不似你这般

莽撞乱来。”

燕燕不高兴地挥鞭跑远了，声音随风传来：“我就是孩子气，就是莽撞乱来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就回去找你的汉家姑娘吧。”

韩德让在后面无奈一笑，策马追上。

此番回上京，两人并没有随着大军一起走，这是燕燕与韩德让约好，要一起去看望曾经帮助和收留过她的老牧人弥里吉夫妻，赠礼酬谢后，再赶到上京去。

这里自然有燕燕的小算盘。要说感谢老牧人夫妻，完全可以派个人送些礼物过去，没必要她亲自去。只是若是这样的话，两人就要随大军前行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双方父亲又在，哪里有机会谈情说爱？她自然要找个机会与韩德让独处，这样方能增进感情。

若是回了上京城，她知道自己独自离家，必会被父亲关上十天半个月，那就好长时间见不着韩德让了。上京的姑娘可是不客气的，她不守着韩德让，韩德让就要被人抢走了。

只是她这个理由找得合情合理，连萧思温亦觉得女儿感恩记情、亲自道谢是好事。且女巫肖古的事情让萧思温还心有余悸。穆宗经此打击，心性更加不定，若燕燕随着大部队一起，万一让穆宗及手下撞到燕燕，看她背影与肖古相似起了疑心就不好了。所以这回程之路，还是让韩德让带着燕燕避开吧。

得了双方父亲的允许，两人就在大军过后，再行上路。

却说前面，萧思温随着穆宗一道前行，一路上安排前后事宜，十分忙碌。不想大军才行了几天，萧思温正在马车中看着各地传上来的奏报，就有护卫赶来报告说，穆宗又在前面杀人了。

萧思温大惊，忙带了室坊等人前去。

却原来大军行进，绵延甚长，行程极慢，穆宗本是随心所欲之人，这次为战事不利，又加上肖古之事，以及那“神药”的后遗症，脾气分外暴躁。

前日，穆宗又酒醉被人扶上马车，一觉醒来，只觉得头痛欲裂，当下便令人带了弓箭，要去散心。辽人长于马上，迁徙乃是天性，四季捺钵都是随走随停，除了出发点和终点是固定的，路上便走得随心所欲，所以众人也不以为意，只扶了穆宗下车上马，一路策马而行。

穆宗心情不快，便要打杀几只猎物，只是大军前行，这一路上鸟兽走避，策马好一会儿，也没见着什么猎物。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是他的心腹，见他不快，心中害怕，忙上前劝道：“主上，咱们离开大队甚远了，怕是宰相会问起，不如早些回去吧。”

穆宗“哼”了一声，见的确无趣，便要回转。不想，此时远处却隐隐传来歌声，甚是欢快。

草原上四野空旷，放歌应和，本是常事，诸人也不以为意。不想穆宗此时戾气甚重，听了这歌声，忽然似被激怒了。他勒马转身，喝了一声，便向那歌声方向而去。

诸近侍、武士跟在穆宗身后，不知道他为何忽然转向，更不知道他打算往何处去，心里俱是惴惴不安的。直随着穆宗行了一段路以后，见穆宗勒马，便也看去。但见前面并无异样，不过是有几个帐篷毡包，牧人唱着牧歌，放着牛羊，却是草原上常见的情景。

穆宗看着，忽然暴怒道：“前方战事死了那么多人，这些贱民居然还敢唱歌，真是全无心肝，可恶之至！你们说，他们该不该死？”

众近侍、武士只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，此番战事折损甚多，那也只能怪皇帝指挥不当吧？即便不能责怪皇帝，但战争最终没有输啊，宋国也已经撤兵。对外公布的消息也是本朝打了胜仗，按理不是应该庆祝吗？作为他的子民，放马牧羊，草原放歌，本是好事，竟然也成了罪过不成？

穆宗说完，见无一人反应，扭头看众人神情，更加愤怒：“你们难道没有听到朕的话？”

近侍花哥战兢兢地走上前：“主上有何吩咐？”

穆宗一指牧人们：“统统射杀，以祭阵亡将士。”

众人皆吓呆了。

穆宗扭头凶狠地看着他们：“怎么，你们也跟他们一样，对朕不恭敬吗？”

花哥一哆嗦：“不不不，奴才不敢。”

无奈之下，花哥只得扭头宣旨：“主上有旨，牧人无礼，统统射杀，以祭阵亡将士。”

众牧民正在放牧，忽然间一阵箭雨，顿时数人被射倒在地。牧人们猝不及防，有些呆立原地，更有些慌乱逃散。

穆宗哈哈大笑：“射，统统射死，一个不留！”他手一伸，“拿朕的箭来。”

一个牧民正弯腰爱抚一只小羊，后背忽然中了一箭。他惊愕地站直身，转身看到后面显赫的车队，张口想说什么，却只见又一箭直射过来。牧民心口中箭，手指向穆宗，又是一箭迎面而来。鲜血喷出，他仰天而倒。

牧人们拼命奔跑，却敌不过背后射来的箭，一个个哀号挣扎着倒地。

穆宗看着这屠杀的场面，兴奋地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好，好，痛快，痛快！拿酒来！”

近侍小哥踉跄着跑到车驾边，拿了酒囊来跪下递与穆宗。穆宗跳下马，仰头咕噜咕噜喝了大半，抹了抹嘴，看着草地上尸横处处，血染草间，更是觉得兴奋无比，道：“好，好，拿火把来！”

花哥赶紧递了火把过去。穆宗走过尸体堆，将火把一扔，火把呈一道弧线，落到牧人的帐篷上，帐篷烧了起来。

穆宗将手中的酒囊扔到着火的帐篷上，火烧得更旺了。

穆宗大笑，哼着歌儿转身走向自己的马——那歌儿竟是方才牧人们所唱之曲。在这一片血腥中，他轻松的神情和歌声令人毛骨悚然。

穆宗上马，在前簇后拥之中，驰离了这片被鲜血浸透的草地。

而当燕燕和韩德让到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片修罗地狱。

燕燕跳下马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完全难以置信：“这是谁干的？怎

么会这样——”

韩德让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也惊呆了。

曾经美丽的草原上到处是一道道暗紫色的血沟，牧人们死状各异，帐篷上余烟未尽，羊群四散在远远的草坡上，咩咩地叫着却不敢走近。

韩德让拉住就要跑着上前的燕燕：“燕燕，小心！”

他把燕燕拉到怀中，只觉得燕燕浑身颤抖，知道她娇生惯养，必是没见过这样的情景，忙安慰道：“燕燕，别怕，有我在。”

燕燕一把推开他，怒道：“我才不是怕呢，我是、我是愤怒，是恨！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”

韩德让也想不到谁会如此狠毒，猜测道：“或许是……遇上草原上的盗匪了？”

燕燕气愤地抹了一把泪，疾步前行：“哪来这么狠毒的盗匪？他们只是普通的牧人，又惹着谁了？就算是草原上的盗匪，我也从未听说过他们会杀掉所有人。”

韩德让沉下脸，拉住燕燕：“你待在这儿别动，我去看看，或许能查出什么线索。”

燕燕恨恨地道：“对，一定要找到凶手，叫他也受死。”

韩德让一步步走过去，仔细看着四周情景，从尸体堆中终于发现了老牧人夫妻的尸体。老牧人弥里吉仰面朝上倒在血泊中，保持着一手前指、瞪视前方的姿势，死不瞑目。烧焦的帐篷边倒卧着一个老妇人，半边身子已经漆黑。

韩德让一路查看过来，但见处处惨状，触目惊心，只能看出这场屠杀绝非一人所为。帐篷虽有几处被烧焦，但仍有些没有被烧掉的帐篷，牧人身上的财物也都还在，可见并非盗匪所为。韩德让拔出牧人身上的箭，心中一惊，这些箭制作精良，上有铭文，显见是官制。

忽然间，但见金光一闪，韩德让快步走过去，自一个牧人身上拔出带着血的箭，箭簇在阳光下发出金光。

韩德让拿着箭，递给燕燕：“你看。”

燕燕忙夺过韩德让手中的箭，箭上刻着几个契丹大字，她一眼就认了出来：“汗帐用，这是……这是……”

韩德让心一沉：“这是主上的御用之箭！”

燕燕失声道：“又是他，又是这个暴君……”她愤而顿足，“早知如此，我当日拼着一死，也要先杀了他！”

韩德让按住她，沉声道：“他自然是要死的。他若不死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无辜惨死。”但见燕燕浑身颤抖，伏在他怀中大哭，他抱住燕燕长叹：“哭吧，哭吧……”

燕燕含泪抬头问：“德让哥哥，这样的事，还要发生多少？这样的日子，还要多久才能结束？这样的昏君，长天生怎么就不收了他啊？”

韩德让长叹，失语。此时，他只能安慰燕燕：“你放心，长生天一定会收了他的。”

燕燕恨恨地道：“但愿长生天早早收了他……”

夕阳如血，映着一地残尸，韩德让声音低沉地说：“是啊，有些人天生便是恶鬼，活着只会给世人带来灾难，只能让长生天越早收了他越好。”

燕燕怔怔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忽然说：“那长生天为什么不现在就收了他？”

韩德让无语，若是上天真的有灵，何以中原百年动荡，人命如草芥？眼前这姑娘，生在富贵人家，这恐怕是她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吧。

这甚至不是战争造成的。

战争虽然残酷，却是有所目的而为。眼前的这一切，却只是一个人间恶魔疯癫之下犯下的罪恶。

燕燕仍然执着地问：“德让哥哥，长生天为何不现在就收了他？”

韩德让仰首看着苍天，终于说：“燕燕，我都不知道长生天到底在不在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切。我们不能只靠长生天，我们要靠我们自己。”

“靠我们自己？”燕燕迷惘地问，陷入了沉思。

韩德让没有说话，只是将牧人夫妻移到帐篷里放正，然后在帐篷边堆起柴堆，将尸体火化。草原上牧人皆是天葬或火葬，并不似中原一般要土葬。

燕燕走到火堆前合十默祈，又解下腰上一个核桃大的黑色木符放入火中，低声道：“老爹、老阿妈，这是我爹从萨满那里求来的护身符，但愿能保佑你们的灵魂回到长生天那里……”

她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。她这无忧无虑的十五年生命里，只有今天流的泪是最多的。这种可怕的场景，让她无法面对，也无法承受。

第二天，她就发烧了。其实这些天以来，她私自离开家、路上遭伏击受伤、遭遇狼群、奔波、入宫、盗信，体力和精神早已经不胜负荷。只是因为事情毕竟还算顺利，她又是个逞强的女孩，不想在心上人面前显得只能闯祸不能收拾，也不想像汉家姑娘那样娇弱，因此一路走来，大大咧咧，竟没察觉身体负荷已经到了极限。

如今看到草原惨状，精神就垮了下来，身体也跟着起了病症。这一路高烧，一直到上京才慢慢好转。

自然，这一路上，燕燕都是由韩德让照料。

回到上京，萧思温知道了路上的经过。他看着韩德让，心里升起了一些想法，但此时这样的想法，只能暂时按下。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次女乌骨里，乌骨里还因为谋逆案被扣押在太平王罽撒葛的手中。萧思温再三下帖子相请，胡辇几番托人捎信，罽撒葛都以政务繁忙婉拒了，这令得萧思温心中焦灼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而此时的太平王王府，罽撒葛惬意地坐下来，喝了一杯茶，对一旁的心腹高六道：“你去一趟萧思温宰相府，就说请胡辇姑娘今天黄昏去领人。”

高六道：“恭喜太平王，这是事情要结束了吗？”

罽撒葛“嗯”了一声，叹道：“总算把这些杂事都理清了……”罽撒葛问主管刑狱的夷离毕粘木衮：“还有其他人吗？”

粘木衮摇头：“大王，只剩下皇太叔府了。”

两人四目对望，长长地出了口气。这些日子的杀戮，连他们这些执行者都在这种浓重的血腥气中有些透不过气来。现在终于快要结束了吗？

穆宗回到京城就展开了杀戮，与李胡谋逆案相关的人，全部被问罪，牵连甚广，许多人被处死。

鞞撒葛虽然是一力查案之人，见穆宗杀意如此之盛，也不禁有些胆寒，劝说道：“主上，若是一律处死的话，恐怕上京的契丹人家都少不了人命。不如，稍宽容一些人……”

不料，穆宗虽宠信他，这件事上却丝毫未留情面，不但没有理会鞞撒葛的劝说，反而斥责了他一顿。鞞撒葛无奈，只得闭口不言。连鞞撒葛都是如此待遇，朝上诸人更是不敢再言。

西市，每天都有一排犯人人头落地。监斩官和差役们都仿佛麻木了一般，不停地将人押上刑台受刑。连着杀了许多人后，这仿佛永不停歇的节奏终于被打断了。

如今，名册上只剩最后一个人，就是李胡。

粘木袞问鞞撒葛：“那皇太叔李胡如何处置？”

鞞撒葛冷冷一笑：“好歹是皇太叔之尊，怎么能死于市集，本王亲自去牢中送一送他。”

高六小心地观察着鞞撒葛：“那，喜隐呢？”

鞞撒葛单指在桌上敲着，笑道：“祸不及子孙，不是吗？”

高六赔笑：“可您杀了皇太叔，喜隐心中含恨，将来或成后患。”

鞞撒葛大笑，笑声中透着自负：“和本王作对？他凭什么？连战场都没上过的黄口小儿，没了李胡的庇护，他什么都不是。”

高六却道：“可看那样子，思温宰相的二女儿，怕是喜欢上他了。若是他当真娶了那乌骨里姑娘，就怕思温宰相因此而站在他这一边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观察着鞞撒葛的脸色。

没想到鞞撒葛听了此言，脸上反而尽是得意之色：“本王正是要他去向思温宰相求亲。萧思温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，若是我骤然提亲，他必然诸多推诿。可若是他的次女要嫁给喜隐的话，我和胡辇王妃的婚

事，才更容易成就。”

高六听得鼐撒葛得意之下，直接将胡犖称为“王妃”，立刻殷勤拍马屁：“是，是，小人先在这里恭喜王爷就要新婚大喜了。”

回应他的，是鼐撒葛的哈哈大笑声。

夷离毕院外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晚照。

喜隐和乌骨里相扶持着走出侧门时，两人均被骤然射到的阳光晃得睁不开眼。

乌骨里在朦胧的光辉中，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，听到了两声熟悉的呼唤。

“乌骨里——”

“二姐——”

乌骨里看到眼前的人，正是胡犖和燕燕。她又惊又喜，上前一步，一手拉着胡犖，一手拉着燕燕，哽咽道：“大姐，燕燕。”

燕燕当即扑到乌骨里怀里，大哭起来：“二姐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！幸好你没事，太好了！”

胡犖转头拭泪，忽然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身影。她凝神看去，却是鼐撒葛站在门楼顶上的哨卡处冲她微笑。她心里一惊。鼐撒葛却冲她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胡犖茫然地点了点头，便见鼐撒葛转身离开。

胡犖的心，顿时沉到了谷底。

而此时一无所知的燕燕只顾高兴地拉着乌骨里：“二姐，我们快回家吧。爹爹在家里等你呢。”

乌骨里却止步不前，回头看向喜隐。燕燕顺着乌骨里的视线看向喜隐，顿时犯难了，转头看胡犖，叫道：“大姐。”

胡犖回过神，看到这个情景，再想到方才鼐撒葛的模样，心头火起，对着乌骨里斥责道：“看什么看，还嫌自己闯的祸不够大吗？还不快跟我们回去。”

乌骨里却倔强地回绝：“我要跟喜隐一起回去。他是我的夫君，正

好和我一起去拜见爹爹。大姐若是不同意，那我就随他回家。”

胡鞏指着乌骨里，气得手都颤抖起来：“你……乌骨里，你可知道，你闯了多大的祸。为什么大家费尽心力把你拉出来，你却转身死活要往这牢坑里跳？”

乌骨里勃然大怒，叫道：“喜隐是我喜欢的人，大姐，我不许你这样说他。”

喜隐知道这时候不宜激怒胡鞏等人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强抑恼怒和不甘，反走上前劝说乌骨里道：“乌骨里，你先跟你的姐姐和妹妹回去。”

乌骨里担忧地看着喜隐，泣道：“喜隐，我怕这一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。”

喜隐温柔地看着乌骨里：“你放心，我既然要娶你，自然要堂堂正正地上门求亲，三书六礼地娶你回家，哪能让你如同私奔般跟我走。我不会让你受这个委屈。你先回去，等我去接你。”

乌骨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胡鞏看着喜隐怒气稍减，燕燕也诧异地看着喜隐。

喜隐冲胡鞏一拜：“有劳大姐，乌骨里就拜托您多多照顾了。”

胡鞏往后一退，让过他这一礼，冷冷地道：“谁是你的大姐？我和你没关系，乌骨里也和你没关系。”

喜隐十分有把握地一笑：“无论大姐信或不信，我与乌骨里是真心相爱，我永远不会离开她。”

见喜隐转身离去，乌骨里眼中犹有不舍，上前跟了两步。胡鞏一急，将乌骨里紧紧拽住。

乌骨里上了马车，一言不发。回到府中，早有侍女迎了上来，服侍她入浴，洗去多日来的肮脏和晦气。乌骨里泡在浴桶里，闭上眼睛，眼泪这才流下来。

今天一天，她看到的事情超出了她以往的极限。

应该说，比起其他人来，她被抓的这些日子并不算难过。只有刚被抓的时候，被带进牢里吓唬了一顿，自胡鞏求过情之后，她就得到了一